



秧歌剧选

张 庚 编

12337/1

秧歌剧选

张 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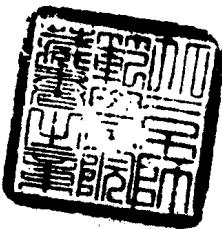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54452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654452

秧歌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33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8}$ 插页4

1977年6月北京新1版 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478

定价1.25元





《兄妹开荒》

1943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

(演员 王大化饰兄、李波饰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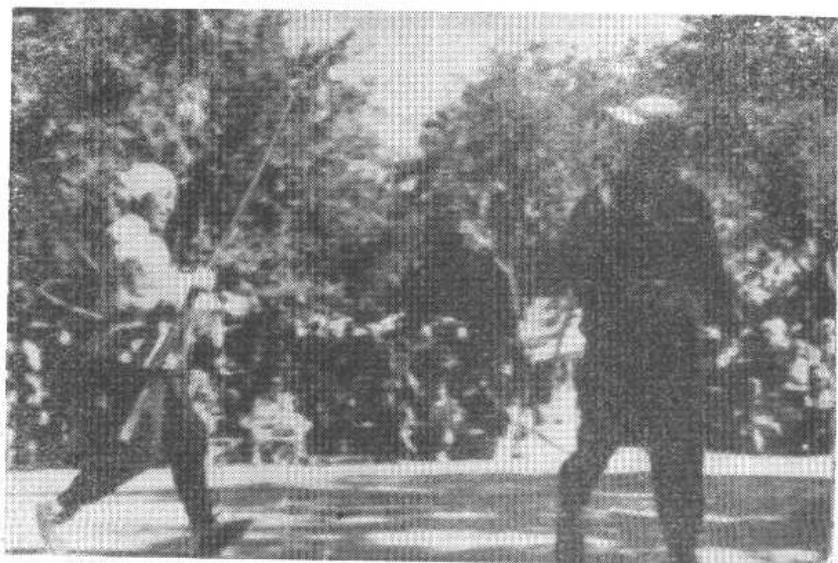
《愤 匪 周 子 山》

1944年5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





《刘顺清》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演出



《牛永贵挂彩》

延安中央党校秧歌队演出



《动员起来》

延安枣园文艺工作团演出

1264/11

目 次

- 十二把镰刀 马健翎 (1)
兄妹开荒 王大化 李波 路由作剧
路由编词 安波作曲 (37)
一朵红花 周戈 (51)
动员起来 延安枣园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67)
锤万财起家 集体创作 章炳南 晏甬执笔 (97)
牛永贵挂彩 周而复 苏一平 (123)
刘顺清 翟强编剧 张林簃作曲 (153)
惯匪周子山 水华 王大化 贺敬之 马可编剧
马可 乐濛 张鲁 刘炽配曲 (199)
夫妻识字 马可 (283)
栽树 贺敬之 (297)
货郎担 延安桥镇乡群众秧歌队集体创作
刘炽作曲及配曲 (307)
大家好 华纯 刘五 郭瑞作剧
华纯执笔 杨戈作曲及配曲 (317)
光荣灯 李之华作剧 罗正 邓止怡配曲 (345)
全家光荣 王家乙作剧 张棣昌 陈紫配曲 (357)
沃老大娘瞅“孩儿” 胡果刚作剧 李文学作曲 (379)
红布条 苏一军编剧 彦军 姜丽山作曲 (401)

宝山参军 王血波作剧 王 莘作曲 (427)
秦洛正 贺敬之编剧 张 鲁作曲 (459)

后记 (507)

十二把镰刀

馬健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www.erduoguok.com

人 物：青年铁匠王二和王妻桂兰。

时 間：抗日战争时期。

地 点：陕甘宁边区某小村鎮。

在和緩的鑼鼓声中，幕徐徐开。

王二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喜乐人，庄稼汉打扮，健壮，精神愉快，满面笑容，手拿一把镰刀上場。

王 二 咳咳，(数“快板”)太阳下山紅又紅，不由我王二笑盈盈。
边区的百姓真高兴，日子过得一年一年往上升。抗战三年还有零，最大的困难到来临，中国人要翻身，只有艰苦奋斗，坚持抗战，一步一步往前行。共产党有本領，把这个世界看得清，开了几个代表会，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莫消停。你看边区陕甘宁，努力生产多么猛，开荒地，修水利，山上山下大不同。从前是荒草一片路难行，如今是糜子、谷子滿山滿地象黃金。这都是共产党打冲锋，政府机关、学生、群众参加劳动不放松。昨天我們对过山上来了男女一大群，大家劳动实在能。里边有的是大学生，还有留过西洋的人，手不停，口不停，唱的歌子真好听，男的唱(粗声)“起来，不願作奴隶的人們”！女的唱(細声)“我們是天下的主人”！你說好听不好听，你說好听不好听。(白)我王二，从前

在外边跟师傅打铁，叮当叮当受了几年罪，银钱赚的不少，可是没有我的份。后来改行种庄稼，租子太大，一年到头不够吃，一生气我就参加了革命。现在边区政府给我分得一块土地，我把老婆子也搬来了，夫妻二人好不快活！说起我这个老婆，长的精明能干，年轻好看，就是刚从外边来，思想落后不太开展。我每天给她教字念报，现在有些转变。适才遇见警备团的政治委员，他说今年边区开的荒地多，部队收割庄稼，镰刀不够用；街上的铁匠答应的太多，打不及，叫我连夜下工打十二把镰刀。我想这是帮助政府，帮助军队，努力生产，克服困难。这是咱老百姓应当干的事。我要马上回去跟我的老婆子一齐动手打镰刀。（唱“岗调”）

咱边区可算是生产模范，
军与民开荒地，又修水田。
喜洋洋走进了自己家院，
叫桂兰近前来细听我言。

老婆子走来！

王妻年轻，活潑，聪明伶俐，心眼多，打扮的很好，但是还朴素。

用轻快的步子上场。

王 妻 你回来了！

王 二 回来了，快坐下。（与王妻落坐。）

王 妻 今天做了些啥活？

王 二 我把圪塔峁的谷子割完了。

王 妻 噢，今天受苦不少，快到窑里歇歇。 （说着站起来，给王二身上打尘土。）

王 二 不行，不能休息，今天晚上要下夜工做活。

王 妻 做什么活呢？（又坐原位。）

- 王二 打鐵呢。
- 王妻 打什么呢？
- 王二 打鐮刀呢。
- 王妻 紿誰打鐮刀呢？
- 王二 警备团。
- 王妻 誰叫你打的？
- 王二 政治委員。
- 王妻 政治委員是大官，还是小官？
- 王二 政治委員是个大官，跟团长差不上下。
- 王妻 是他亲自叫你打的？
- 王二 他亲自叫我打的。
- 王妻 （笑）哼，我看你欺我是女人家，什么都不懂，我就不信你哪^①話。
- 王二 看你，妖里妖怪的說了一大套，我还不懂你哪是什么意思。
- 王妻 什么意思，我就不信人家做大官的会亲自跟你一个庄稼汉說話。
- 王二 把你給精的灵的俏的，假装是人前跑的！告訴你，慢說是政治委員，就是陈团长見了我都是哈哈大笑呢！我两个还逗趣呢！
- 王妻 这些話我看你就是在我跟前吹呢。
- 王二 在你跟前吹？你說昨天坐在咱炕上，跟我談了半天話的，你說哪是誰？
- 王妻 你說哪是誰？

① 哪——和“那”字同义。

王二 哟，你就是政治委员。

王妻 哟！原来政治委员才是个当兵的！

王二 当兵的，你人的本事大的很呢！肚子里文章装的满满的，什么都懂，什么事都办的好，全团的同志都佩服他。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说他坏的。你这人是少见多怪，咱们八路军不贪财、不爱利，吃的、穿的都不讲究，他们跟老百姓相亲相爱，打成一片，这就叫军民合作，大家团结。你晓得个啥！

王妻 照你说来，八路军是不欺负老百姓的？

王二 啊，把你也算一个听话的呢！外边的坏军队在老百姓身上求利呢，八路军是给老百姓谋利呢！跟你说了半天，你没有听明白。

王妻 并不是我听不明白，是因为我在你外边呀，受军队的你气受的够够的，一提起来我就害怕。

王二 从此以后，你就大放宽心，咱边区没有哪些事。咱边区当官的、老百姓，谁也不欺负谁。闲话少说，马上收拾炉子打镰刀，今天你要给我帮忙。

王妻 帮啥忙呢？

王二 递锤子，揭火盖。

王妻 我干不了。

王二 干的了，简单的很。

王妻 我没干过，我不会。

王二 不要紧。不管啥事，不干不会，一干就会。

王妻 不，我们女人家没有打铁的。

王二 看你你旧脑筋，如今女人跟男人一样，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 王妻 你一人还干不了么?
- 王二 干倒是干得了。人家生产忙碌，急着用呢。赶今天晚上至少要打十二把镰刀呢。
- 王妻 那他們給你多少錢呢?
- 王二 沒有說，隨便給多少算多少，反正咱們八路軍是不会亏人的。
- 王妻 我看你真是一个傻瓜。
- 王二 哪又是啥意思?
- 王妻 啥意思，你为什么不預先說好，多要几个錢。他們等着用镰刀，一定肯花錢的。
- 王二 噢？我看你年紀虽小，心眼不少。这是为了帮助咱們政府生产，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生活，我們应当干的事情。你动不动把錢挂在嘴上，世事有办法比錢好的多。
- 王妻 噢，(嬌俏地)說的怪好听！我看还是誰有錢誰就过得好，沒錢的都受罪。政府，帮助政府，傻子才干嘛事呢。
- 王二 我看你这人，剛从外邊來，沒有一点“觀念”^①！
- 王妻 你先不要說我，連你都做不了官，我要咧“官念”做啥！
- 王二 你沒受过一点教育。
- 王妻 我心里明朋的，誰管他“叫驃”、“草驃”！
- 王二 你这人肚子里一点“文化”都沒有，我不跟你說話啦。
- 王妻 (生气)不說話了拉倒！你也不要打算我給你帮忙。
- 王二 唉，(俏皮地)看你咧脾气，恼的咧神气，我是跟你逗笑呢！(上前拉王妻)不說閑話咧，起来赶快收拾炉子。
- 王妻 (扭身)我不会干。

① 沒有一点觀念——思想意識落后。

王二 好我的桂兰呢，今天晚上要打十二把镰刀呢！动的迟了，明天交不了活。

王妻 誰管你交了交不了！

王二 哟，好我的嘛桂兰哩！听我說，今晚上打镰刀，你不要当是做生意，这是工作。边区政府是咱老百姓的政府，八路軍是咱老百姓的军队，人家爱护咱們，咱們就應該帮助人家。你看我从前在外边当铁匠赚不了錢，种地不够吃；全凭革命，才有今日。就拿你來說，不是因为边区政府好，我哪有法子把你搬到这里来过日子？你还不是在娘家做針綫，受苦受罪！現在打日本救中国，大家苦干，咱老百姓应当好好帮助政府，政府才能有办法；政府有办法，才能赶走日本鬼子，咱們的日月光景才能过得好，你应当明白这个大道理才是。（唱“五更”）

我把桂兰喚，
你听我說心間，
帮助政府来生产，
克服那困难理当然。
那日本太凶蛮，
杀人呀实在惨，
坚持抗战大家来干，
赶走了日本鬼子过太平年。
打镰刀为生产，
生产少困难，
军队人民齐生产，
不愁吃来不愁穿。

桂兰，你看我說的道理对不对？